

# 哈拉特快讯

# 响沙

2020年11月17日 星期二

3版

## 清浅时光



### 鸿雁

王忠厚

位于库布其北缘的乌兰水库,始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是布日勒苏太河下游的一座中型水库,库区东西宽一公里,南北长五公里,每到春季,春水碧波,百鸟争鸣,碧波荡漾;而在夏季,大漠长河,水草茂盛,鸿雁等水鸟翔集于库区,俨如一幅画卷,好一派绝美景色。而时过境迁,自然环境恶化,洪灾水灾,泥沙淤积,泉瘦水竭,风光不再。特记之,以祭奠那些随岁月而消逝的时光。

#### ——题记

从江水长到秋草黄,从春花落到雁何在。鸿雁作为一种季节性候鸟,常常发动一个大漠汉子的乡愁。每年的北方有江天雁阵时,它们就从南方飞往北方,怀着心中的向往。它们的生存场所,几乎一成不变,以冰消雪融,山寒水瘦,雁阵往复,年年如此。或许是生性使然,她们是一大一妻的典范,倘若不幸失偶,一只孤雁凄凉,常在夜半时分,从夜色中飘来一阵忧伤。它们离去的时候,穿白云,过蓝天,结伴而行,外出觅食,交流情谊。它们每年早春从南方而来,直至深秋离去时,会在生活了半年的故地上空,“呱呱”地叫唤着追逐觅食,才缓缓向南飞去,似有许多好多放不下的流恋,影子似被岁月的寂寥。

鸿雁的羽毛呈淡红色,颈项,翅膀的反面呈白色,嘴呈黑褐色,喜在水库里,春季慢慢地经济游荡。它们既可在空中飞翔,也可在地面上提水游理地行走,又可在水中游泳。它们是捕捉水生动物的高手,不管水深之深,波浪大小,游力有余。若发现猎物一个猛子扎下去,就可探取猎物,满载而归。水生杂草也是鸿雁可口的美食,尤其那些游杂的旱草更是鸿雁偏

爱的食物,它们边游边取食,那些杂草籽不像小鱼、小虾、螺蛳那样光滑易于吞咽,鸿雁就把颈项高高抬起,上下左右摆动颈部,食物瞬间就能游进嘴里。

鸿雁在深水区域或浅水区域均可生活,甚至在湿地或沙漠地带也可生存,只要有一处饮用水源即可。那些沙漠中稀有的如沙和尚、蜥蜴一类的爬行动物也是其美食,就是那些蜻蜓、蝗虫一类的昆虫,也是可口的食物。

鸿雁极有灵性,如有风吹草动,它能在瞬间加力,扇动翅膀翱翔地面或水面,加速跑动十多米即可腾空而起。

鸿雁产卵和孵卵选择在干山崖上,且多为陡立的,山崖地势险要不易攀援,它们选择在汛期雨后的自然山崖的基础上墩窝筑巢,使窝深距水面深在三四米左右,呈圆状,直径一尺左右,倘若没有现成或半干了的洞可以筑窝,鸿雁则会选择在直立的山崖中段能够容下一个小平台,及其它动物又够不着的地方,发挥强悍的挖洞本领,一对鸿雁轮流上阵,乐此不疲,终成气穴,确保其产生与孵化的安全。鸿雁选在半山崖处生存的巢穴几乎没有一个是单独建的,看似很近相间的几个洞,其实只有一处安家,其余都是空穴。那些盗猎者即使绞尽脑汁,也是眼馋心辣,忙乎半天也摸不着北。鸿雁在洞的顶端筑窝,先携树枝杈做架,再用细软的草做铺垫,最后把身上的羽毛拔下来作为第三层。鸿雁每窝产蛋都在二枚左右比鸡蛋略大,蛋皮呈暗红色。鸿雁入巢产卵或孵化时,一只雌雁在不离不远的地方相帮左右来回翻动,观察周围动静,一旦发现情况突变,鸣叫着围成一圈“呱呱”地报警,一边向远方飞去。除非无产,产卵或孵化中的鸿雁,一般不会轻易离开巢穴,怕它们知晓巢穴的具体方位,被贼挖穿,探取取卵。外出躲避的鸿雁不会一会儿又会返回原地进行侦察,在确认安全的巢穴安若不受威胁时,才会坦然回家。家的鸿雁如若出去觅食或觅水,也是在口静悄悄地观察周围动静,确保安全才不动声色地悄悄离去。小鸿雁破壳而出,刚能行走就需进食。父母就外出觅食,往来频繁喂哺嗷嗷待哺的小雁子,它们对子鸟的恩爱,恭敬与慈祥如人类般宽广、博大。鸿雁不同其它动物,转移幼崽用脚丫踩到安全地带。它们白天飞来飞去觅食,饲养幼崽,晚上乘夜深人静之际,把小雁子抱在嘴里,小心翼翼地从山上向安全地带,待全部落地后,由父母牵头引到湖区水面较宽的地域,遨游游荡。而其他鸟类则是由父母喂食喂养,待长大后从窝自行飞离。这年,大雁在饱食之后,其父母就带着小雁在湖区避风的湖畔小憩,幼崽在父母的脚下沾水嬉戏,草率跳去地塘。一会儿又在水边吃进水,成人或它地,羊一样带着小雁,警惕性极高的鸿雁,惊叫几声,迅速起飞,而小雁也随着潜入水中,数十米后才钻出水面。如若离岸较远,或所处水域较浅,鸿雁发现人或其它动物有伤害其幼崽的可能,它就抖动翅膀,一边尖叫一边向相反的方向逃跑而去,给人一种感觉是踉跄或踉跄受伤,距离始终保持在三三十米左右,诱惑他人上当受罚。待人狂奔而去追赶时,鸿雁才起飞,此时它的子女们已到了安全地带。

常听一首《鸿雁》的草原歌曲,旋律响起,我的思绪又回到从前,想起了我的鸿雁,想起了我,仿佛想起了那拍岸的涛声,携带着层层浪花飞溅的浪花,打着我的灵与肉,撞击着浪花。

## 乡土情怀

# 乡村炊烟

林金栋



“暖暖人村,依依墟里烟”。多少年来,无论我走到哪里走得有多远,总会有想起老家上空袅袅飘扬的缕缕炊烟。有人笑话我们外来人,看不见自己家乡的炊烟就会象鼻子,在我看来,那是我们对家乡的留恋与不舍。炊烟袅袅,飘游的是家乡的气息,家的味道,家人的温暖。

炊烟是乡村的LOGO,勾画这图案的就是农村的金色,当当天的晨曦刚刚被晨曦撒上一层金边儿,女人们就蹑蹑蹑蹑着照起了床,第一件事就是铺着炉灶生火做饭。于是,高低不同的烟囱上便陆续连续炊烟升起,整个村庄被炊烟染起来。初始,轻轻袅袅,如雾如纱,不一会儿,弯弯曲曲,婀娜多姿,直至经空直上,直冲霄汉,也变得凝重,如云如烟。那一定是昨晚压好的火种熄灭了,炉膛里点燃了潮湿的柴草。

我家的炊烟常常是村里最早冒烟的那个。那时父亲工作在外,家里的事情便全部由母亲一人张罗,而我们姊妹弟兄几个也都到附近的学校上学,父亲认为这是天大的事,绝对不能影响。于是,不管多晚睡觉,即便在数九寒天的冬月里,母亲也会早早起床,就着那盏小油灯昏暗的灯光,先点燃了火炉子,让灶膛风呼呼,冰凉冷的土暖了起来,使我们咕出被窝时不至于太冷。那边灶灶也已点燃,前锅里是我们全家的早饭——小米粥或糜米山药饭,虽然简单,但绝对要耐饿,因为一顿饭要顶到阳落了才能吃上。后锅里煮着的是山药溜汤,小萝卜、山药皮之菜的猪食,有时候为了赶急食,就在猪食上铺一层玉翠子、山药、蕃瓜乾,煮熟了就是一顿早餐。我家的炊烟里一定弥漫着浓浓的山药粥、玉翠子和老番瓜的味道。

到了黄昏,炊烟再次升腾。经历了一天

的劳作,庄户人早已身心疲惫,需要补充能量了,因此,农家的晚餐要比早上丰富了许多。婆姨们的身影依旧忙碌着,在归来的路上早已想好了该给自己的男人和娃儿们做哪种可口的饭菜。于是,叮叮咚咚,呛呛辣辣,那怕是一碗酸汤也要抹上呛呛辣子,小尖辣子的炒糊汤。在习习凉风中,炊烟也变得悠闲起来,和男人们早朝锅里升起的那缕烟,屋里冒出的饭香融合在一起,袅袅升起,有了一种别样的韵味。

孩子已经放学归来,草草吃了母亲温在锅里的煮玉米或山药,揣着萝卜头漫山遍野寻猪羊寻找野菜,或者约一帮小伙伴在村子里,在树林中,在小河边玩耍。当着到村子里四散的炊烟,便知道是该回家的的时候了,要不然母亲会着急地站在高处呼喊着自己的名字。倘若你是归来的游子,看着这缕缕炊烟,会不会有一种归心似箭的急切?

炊烟是生命的标志,炊烟袅袅的地方一定有村庄,那怕是一缕炊烟也一定有个人居住,炊烟是村庄生活的呼吸。曾听老人讲,中华民国七年,从绥远地区爆发的鼠疫很快传播开来,就是由那所说的“传人”,山西、山东等地也不能幸免,于是,判断一个村子,一户人家是否有人活着的一个标志,就是看看那个村子,那户人家是否有炊烟升起。我的一个叔伯娘家的娘家,一个姓贾的家族,和我爷爷家相隔几步之遥,眼见着炊烟渐渐,渐淡,最后没了烟火,一家十几口人全部死于疫情。

村里的光棍汉、五保户也是少有炊烟的,一个人,冷清清火,饥一顿,饱一顿,冷一顿,生一顿,没有来,没有希望,苟且活着,

自然就没有烟火气息。

小的时候,放学回家,从山顶上远远望着家里的炊烟,如果炊烟袅袅,那就说明母亲就在家里等着我们的归来,在为我们做着饭菜,心中就会涌起一种别样的温暖,倘若没见到那缕炊烟,心里就会慌乱起来,就会有千种莫名其妙的猜测,炊烟就是母亲的召唤。

随着渐渐老去,炊烟袅袅升起,连鸡儿、狗儿、猪儿都按时归巢回家,它们也识得人间烟火。

炊烟是乡村的图腾,在炊烟里有老百姓极为崇拜的神尊。每年腊月二十三清晨,在来灶火之前,先要祭灶神。有句说“灶年有个家香火,二十三祭灶王。当中摆上二桌供,两盘上两碟糖,黑豆干菜,炉内焚上一股香。当家的迎米迎灶,烧香那灶王老爷降吉祥。”然后,选最干净的泥土,把灶灶重新修整一遍,有人甚至把炕洞、烟囱都要给修整一遍,给灶神爷一个全新的家,也灶神爷们烧香,否则,就会闹起人灾来;煮烟子捣鬼,炕上睡着病老婆。

聚外地区农村人的屋顶就靠着小山,陌生人家如果不留意就会以为是一块平地,小的时候,我们这些捣鬼鬼会沿着山路层层往上玩各种游戏,甚至恶作剧,用一个破瓦盆堵了邻家的烟囱,藏在远处看着炊烟从打开的窗子,门板里喷涌而出,然后在父母的追骂声或呼声中逃之大。

如今住进了康巴什这座新型的城市,已很难见到炊烟袅袅的景象了。故乡的炊烟,却永远游荡在心里,梦里,它永远是家的召唤。

想家了,望一眼小村庄的炊烟吧,父母在炊烟处等你回家。

## (一)

灯与夜为伴,夜因灯而明。灯下有说不尽的故事,灯下有吟不完的诗篇,灯下有解不开的悠悠情思。

解放前到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的绝大部分地区,照明都在使用煤油灯,甚至到2000年初期,鄂尔多斯的一些偏远地区仍在使用煤油灯。

过去使用的灯具基本上有瓷碗做的灯盏,瓷盏上专门烧制的瓷灯盖、小玻璃碗自制的灯盏、玻璃制作的罩灯、野外使用的马蹄灯等等。

油灯现在基本退出了我们的生活,但油灯的影子却深深烙在了上世纪五六十年出生的人达拉特人的脑海里,每每提及,总会勾起我们无限的回忆。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一到晚上便黑灯瞎火,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煤油灯是每户人家照明的唯一灯具。煤油灯的制作也简单,找个空墨水瓶,在瓶盖中间开一个小孔,小孔中穿入一根铁线卷好的细丝,铁管管穿上用棉线做成的灯芯,然后在空墨水瓶里倒上煤油,再把灯芯捻放入瓶里的油中,放的时候,多半截留在瓶里,一小截露在外面。接着把瓶盖拧到瓶子上去,油很快便顺着灯芯,一个煤油灯就做成了。刚很火亮点着油灯,豆粒大的火苗便摇曳着发出柔柔的光芒。

每天晚上,划着一根火柴,点着油灯,油灯就可把房间照亮。随着燃灯时间的延长,露出的灯芯就会越来越短,油灯里的煤油也会越来越少,灯上的火苗也越来越小,渐渐变得微弱昏黄,时间一久,就会熄灭。如果灯芯外缠得短了,可用针尖把灯芯挑挑出些,如煤油燃完,可摘下灯头,往里里加一些煤油,灯火就会又变亮了。不仅煤油会烧完,灯芯有时也会烧完,此时就要重新用棉花或棉线捻成一根新灯芯换上。

煤油灯点久了,灯芯上有时会结出晶体来,红喷喷的脸蛋,笑咪咪的绽放,那时把这样的灯芯捻叫做“烟花”。烟花一旦出现了,就会影响油灯的亮度。有时烟花变大后,还会“啪”地炸响,炸出一些微弱的火花。如果烟花出现了,主人便会用针尖将烟花刺掉,油灯马上就会光亮如初了。

煤油灯致命的问题是怕风,那怕一点点风,灯盏也会摇晃,甚至熄灭。油灯的亮度也很小,看书或做针线,需要靠近灯盏才能勉强看清。如果正好赶上有风拂动,燎了眉毛,燎了头发也是家常便饭。

那时,绝大多数家庭晚上都用煤油灯照明,可也有少数困难家庭,连做灯盏的玻璃碗材料都没有,便自制简易灯盏,用破瓷碗等小容器,倒上一点煤油并挂一根灯芯放在碗里,灯盏的一头放在煤油里,另一头搭在碗沿儿上,点燃灯芯后照样照明。

乡下人,并不是每个晚上都会点灯的,为了省钱,天黑得实在看不清东西了才会点灯,如果遇上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干脆就不点灯了。对此,大人们还有一套说词:“不点灯,饭也不会扒拉到嘴里,尿尿也不会撒到脚面上。”

于是,很多人家晚上做饭,吃饭都是摸黑进行的。由于粮食短缺,大部分人家晚上都是在铁锅里,用切碎的酸白菜和土豆丝熬上一锅酸菜汤对付了事。做饭时是不点灯的,照明全靠炉膛里透出来的那点微弱的亮光来完成。菜汤熬熟后,用铁勺盛着麻油放在炉膛里的火火上炼,然后在滚烫的热油里趁上点干葱叶,倒入菜汤里。喝菜汤的时候,当然也是摸着黑吃的,有的孩子嚷着大人把灯点着,大人们总是回答道:“吃吧,不点灯也吃不到眼睛里。”孩子们也只能作罢。菜汤倒是吃不到眼睛里,可是菜汤里吃出面条或其它异物也是常有的事,这是由于做饭时照例喷香的,做饭的人有时会把灶台上放着的抹布或其它杂物,不知不觉带进锅里。

每当夜幕降临,村里好多家“察”地一声,划燃一根火柴,凑到灯盏上,豆粒大的火苗便借燃起来,昏黄的光亮洒满整个土屋,透过窗户上厚厚的老纸映出微弱的亮光。

家里的小油灯几乎常年陪着父母一起熬起早。冬天晚上,不知有多少家庭,在那微弱的灯光下,男人们编织筐圈,换回一些零花钱贴补家计。而全家老小的衣物、鞋子,则全靠村里的女主人缝制,那时她们总会在夜里坐着,缝补衣服的母亲,身后的墙壁上,永远有一个她自己用脚踏车的投影。

一些人家男人还会坐在油灯前,用锥子和穿着麻线的纳鞋;有些人家的男人则坐在炕沿上用“拨调儿”捻毛线,或者用已经捻好的毛线织毛袜子。织好的羊毛袜子,厚薄均匀,穿在身上暖和不说,还十分耐穿。每当这时,油灯的灯光把人影照在墙上,那晃晃的人影照整的有些夸张。

还有一些人,油灯下,多一点点的孩子,趴在炕上写作业,小一点点的孩子则爬来滚去,玩耍打闹;女主人坐在炕上干活,男主人则坐在炕上的小板凳上,眯着眼睛吸着旱烟筒,那呛人的旱烟味伴着煤油灯冒出的黑烟,油灯总会给人房间的一个角落。做活的女主人总会趁早熄灯,以免含着浓浓的煤烟的烟味,煤烟味会沾到头发上,就会给带来臭气,臭气会传到男主人身上。

“你能不能少抽点烟,你那黑烟子?哪天把你抽死扶算。”

煤油灯,油很很流,燃灯时冒出几条黑龙,慢慢腾腾地往上升,在房间里四处飞舞盘旋,油烟最后到达屋顶后,渐渐消失。时间一长,家家的墙壁、屋顶的椽子、椽子、木条、檩杆,甚至窗户外,都被熏得漆黑一团。每天早上起床后,用手指上一板臭,手指上全是黑色的煤油烟油。

## (二)

冬天的夜里是十分漫长的,村里的人们喜欢凑堆,总是往人多的地方钻。那时光棍儿汉比女娃多,光棍儿多的是人们聚聚聚聚的地方。在那里,每晚总是有人“叨古今”,不管讲三国,或是说《西游记》,在故事里那把把话,安在王头上,所有的人也都听得津津有味。

说书的人坐在炕头油灯前,坐在炕上,一边听一边划火柴,点着油灯,油灯就可把房间照亮。随着燃灯时间的延长,露出的灯芯就会越来越短,油灯里的煤油也会越来越少,灯上的火苗也越来越小,渐渐变得微弱昏黄,时间一久,就会熄灭。如果灯芯外缠得短了,可用针尖把灯芯挑挑出些,如煤油燃完,可摘下灯头,往里里加一些煤油,灯火就会又变亮了。不仅煤油会烧完,灯芯有时也会烧完,此时就要重新用棉花或棉线捻成一根新灯芯换上。

听书的时候,有头脸、上岁数的人当然坐在炕上,一边听一边划火柴,点着油灯,油灯就可把房间照亮。随着燃灯时间的延长,露出的灯芯就会越来越短,油灯里的煤油也会越来越少,灯上的火苗也越来越小,渐渐变得微弱昏黄,时间一久,就会熄灭。如果灯芯外缠得短了,可用针尖把灯芯挑挑出些,如煤油燃完,可摘下灯头,往里里加一些煤油,灯火就会又变亮了。不仅煤油会烧完,灯芯有时也会烧完,此时就要重新用棉花或棉线捻成一根新灯芯换上。

听书的时候,有头脸、上岁数的人当然坐在炕上,一边听一边划火柴,点着油灯,油灯就可把房间照亮。随着燃灯时间的延长,露出的灯芯就会越来越短,油灯里的煤油也会越来越少,灯上的火苗也越来越小,渐渐变得微弱昏黄,时间一久,就会熄灭。如果灯芯外缠得短了,可用针尖把灯芯挑挑出些,如煤油燃完,可摘下灯头,往里里加一些煤油,灯火就会又变亮了。不仅煤油会烧完,灯芯有时也会烧完,此时就要重新用棉花或棉线捻成一根新灯芯换上。

听书的时候,有头脸、上岁数的人当然坐在炕上,一边听一边划火柴,点着油灯,油灯就可把房间照亮。随着燃灯时间的延长,露出的灯芯就会越来越短,油灯里的煤油也会越来越少,灯上的火苗也越来越小,渐渐变得微弱昏黄,时间一久,就会熄灭。如果灯芯外缠得短了,可用针尖把灯芯挑挑出些,如煤油燃完,可摘下灯头,往里里加一些煤油,灯火就会又变亮了。不仅煤油会烧完,灯芯有时也会烧完,此时就要重新用棉花或棉线捻成一根新灯芯换上。

## (三)

油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色彩,从单一的夜晚照明的原始表象演化成多元化的文化内涵。人们对生命、生活的热爱也寓藏在文化的文化中,并世代相传。灯台文化源于对火的崇拜。原始人发现了火之后,由于火能驱赶凶禽猛兽,从而认为火能驱赶一切妖魔鬼怪,相沿成习,形成了举火驱鬼的风俗,后来逐渐演变成传承千年的灯台。

河套地区包括鄂尔多斯达拉特人在生活中,同样沿袭了中原古老的灯台文化。每当过年过节时,家家户户不但要张灯结彩,贴窗花对联,还要在屋檐下挂起红色的灯笼。

一进人冬天,孩子们就开始盼着“年”快点来,因为过年不但可以吃饱好穿的,穿新衣服,看新年,更重要的是陪着大人一起做制作过年的新灯笼。糊灯笼的过程那真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过年的前几天,大人们会买来几张白麻纸和一张大红纸,再找几根高粱秆儿最上面的细茎,还要准备一些细铁丝。

糊灯笼的时候,先用一个高纸碗沿三二尺左右的骨架,形状按自己的手艺,手艺不好的,往往就扎一个长方体的骨架。捏好骨架后,把纸糊在骨架上,放上一小块平木板,油灯时就放在木板上。然后把麻纸按照骨架的大小裁好,在纸的背面抹上浆糊,把搭好的骨架上粘,粘的时候,灯笼的一面是要留一个能伸进一只手的开口,已备好灯进去,也好给油灯留有一个通风口。麻纸粘好以后,再把红纸剪出各式好看的图案,然后用锥子把图案贴在灯笼的各个面上,这样灯笼就做好了。最后在灯笼的上面系上可用绳提挂的细铁丝,然后把油灯放进去。

那时大人们还会给孩子们糊自己的小灯笼,当然孩子们制作的灯笼不如大人们做的好看,但同样很快乐。

除夕的晚上,全村的人家屋檐下,挂上了贴着各种图案的不同形状的红灯笼,每个红灯笼都放着一盏小油灯。红灯笼在小油灯的照耀下,散发着暖暖的亮光,孩子们手里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像星星一样摇曳着,大家在那暖暖的灯光中,从这家的屋檐下,到那家的屋檐下,传颂着过年的喜悦,及新年的到来,家家都洋溢着过年的喜悦,家家都洋溢着过年的喜悦,家家都洋溢着过年的喜悦。